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陸希聲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體本无用以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无名則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唯知體用之說乃可玄通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皇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通物之變也順理適變而下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為神中得之為聖下得之為哲偏得之為賢才无所得為衆人所謂无名者道之體動靜

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為名本故能離動靜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為而无不為行有名故為之而无以為

皇者順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靜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謂靜以照理微妙玄通者也帝者通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微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母也即无名有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玄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夫无名之術微妙玄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玄會矣夫事理玄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鼓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曠也出則為衆入則為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

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緣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向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實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蓋者因已善不善者

11714) A 3-7

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已信之信者
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物故无棄
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
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
之謂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无為而事自
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
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
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
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唯如此
是以前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
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夫情所貴尚則物徇其欲徇則生偽偽
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
賊之機作夫唯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
欲從事於道而无姦偽之心故聖人之治
人也散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糞
甚蕪之田所以實飢民之腹胃不尚爭能

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強其
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於知无欲於欲
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兵不
敢為也為无為者用有名而體无名則天
下莫不臻於治矣

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
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道以真精為體冲虛為用天下歸之未
嘗盈滿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
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糾紛得其體
則可以上和光而不曝下同塵而不昧雖
湛兮不可得窺而綿綿乎若存故前稱或
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
先天地而生焉

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无取於萬物也
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无假於百姓也猶

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於芻狗也夫
唯无用則无私无私則无恩是以天地无
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
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
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无心

也橐籥无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
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至多言多
言而无欲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无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此為抱道之實保生之質
乃守中之術也

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沉道之用體真用
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唯谷神不
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玄者天之體也
牝者地之用也體玄而用牝聖人之術也
故曰是謂玄牝焉夫玄牝之術乃陰陽開
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
乃乾坤之本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
根綿綿乎不知所攸極其體而不亡其用

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經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毀恒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教為天下先則樂推而不厭不教有其身則殺身而不殆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傳從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常處汗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

蓋近於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此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任器其變動若水之應時夫唯常處汗下故人莫得

而挫夫唯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求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莫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遂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其危若四時之運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營其始抱其子則神與形不

相離矣專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靜之志則性與氣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道與德无疵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

鮮人各自正則可以无為矣順天應變一闔一開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效之則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

高養百姓矣唯能生之而不執有能為之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被於物深矣故謂之玄德

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以无為其用器者以有為其利然則有之所利利於无无之所用用於有故車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

地之間其猶索齋之謂乎至於埏埴以為器實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猶聖人成器長必本於道德而後教化之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埏埴之器象之於人處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收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傳曰不觀無體之禮謂之盲耳不聞無聲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

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或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子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曾之重者莫甚於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

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已念作聖是以為腹則知止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玄德經寵辱者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

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恒情若驚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元於內則外物不能移故寵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內不自

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其次也以此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耳夫高必以下為基辱必以寵為本故辱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

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於辱故曰寵為下者言寵為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致後獨以寵為下而得失若驚者明以驚寵為本也

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嗚呼彼大患惑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於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護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言者富貴慶

實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於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亦以吉凶為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於身世人執有我身不冥於物群分類聚愛惡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无已與物皆宜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

大手唯能貴用其身為天下愛用其身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為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墮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萬物皆有之唯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故強名之曰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為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燉下與瓦礫同寂而其明不昧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无物然道體真精本非无物但不可視聽搏執而得耳故謂之无質之狀无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无言其象則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唯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網紀教化之都要也經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子其若樸曠兮其

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玄通以其深隱難知是以強為之象其進也豫然若涉川之无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隣之有知其肅也儼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水之方泮其質敦兮若材之尚樸其器曠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處濁斯皆善為士者道德之形容故眾人莫得而識也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發動之使其教徐生乎唯能深識玄妙消息盈虛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唯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濁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取新而後化成也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傳致虛玄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无方故萬物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雷在地中者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為心也故凡物芸芸復則歸于根庶事靡靡復則歸于理理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人之情情復于性動復于靜則天理得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能窮天之理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曰入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曠然則性命之理由曠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曠矣曠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曠之體深不

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姓則用而不知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奧性命之贖也夫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唯能知道之常則能常善救物而不為萬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謂之襲明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唯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則如天地之覆載无所私於萬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終身无吝也

經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太古有德之君无為无迹故下民知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

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百姓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爭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

而猶貴重美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斷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為有法无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而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

經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理蓋不得已而為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乃謂不合於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乎老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乎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

出諸身不必為己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哉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

為己仁義為治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始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為器豈非大道廢焉有仁義耶是以仲尼與歎於楮賓老氏垂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萬物而不以飾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時人未知為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義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偽之跡匿矣豈非智慧出焉有大偽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

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意與老氏何異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和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為外物所誘性化為情情生而物或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矣聖人修道為教以順天下使父子交相

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而有孝慈是以瞽史頌而舜稱大孝曾嚴而參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非之哉至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間然及其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殉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發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彭嚴辛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者又豈老氏非之耶學者能統會其旨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則反責於聖智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有因和得怨者則顧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而棄之則可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巧利故或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欲歟矣夫利害

之相生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也或者觀世俗乘漸之事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則謂絕而棄之乃可以復於古始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遂欲滅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道已久舉或者過差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絕而棄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為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則不然聖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將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救物之道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蓋因而變之漸而化之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於乎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矣自此以反其漸可知老氏之術焉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老氏之指哉

經絕學无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

哉眾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不足似无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无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所以為道道勝則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為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因謂絕之則无憂遂使墻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老氏舉其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人之應對均以一言言唯則人謂之恭言阿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為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為唯遂為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為學學道則世以為善學利則世以為惡以利為道及念則是而不能以惡為善遂為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詎幾而善之與惡相遠何如今於至易之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及而行之此老氏所以興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

有道之所得為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手未夾吁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亦子之未孩笑也慶之儼儼然如不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於智力常若有所餘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夫豈如冥頑之人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顯為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為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為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為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颺颺然若風之无所息衆人有為莫不有所以我獨无為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遂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

資其神貴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二十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吳郡陸希聲傳

必二

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悅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唯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為物也恍兮若有惚兮若无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无形不可為有而非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於无物雖悅惚惚有无不定窈窕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為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玄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為名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閱衆甫衆甫者謂觀閱衆物之其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閱乎以此衆物之名